

谈谈契弗的短篇小说

席学缓

(一)

约翰·契弗(1912—1982)在美国当代作家中是个名家,曾多次获奖。他的作品从1958年起开始流传到其他各国,到目前已译成十五种以上的文字。他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写了五个长篇和一百个短篇。1978年在美国出版的《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是契弗本人从历年短篇中精选而成,共得六十一篇。此书的出版,在美国被认为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契弗有美国的契诃夫之称,他的短篇确有特色。看来寻常的事,他顺手拈来,不着痕迹,就成一篇故事。他熟悉中产阶级,写他们的生活,也写他们的精神世界。物质上该有的,他们都不缺:别墅、汽车、游泳池等等。你会发现他的人物在海滨避暑,在山上滑雪,在鸡尾酒会上擎着酒杯,谈笑风生。然而契弗正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发现了“坦白凝视下的谎言……周末舞会上隐藏着的绝望^①”,怪不得有人说,“契弗的人物都是些囚徒^②”。这些温文尔雅的人脚下仿佛踩着钢丝,随时有堕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取得了物质上的成就,但失去了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东西^③。”表面上是和谐、安逸,内心是动荡不宁,充满着危机感或失败感——中产阶级生活的两重性,在契弗的短篇里表现得生动而又细腻。在这个圈子里,男人愤世嫉俗者有之,惴惴不安者有之,耽于酒色者有之;女人生活在婚姻不稳定的状态中,她们厌倦、腻味,渴望新的罗曼史,寻找新的刺激。契弗的短篇,题材不算重大,但却通过生活琐事、家庭矛盾,揭示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物质生活的富裕,精神生活的贫乏与空虚。

他的短篇里也出现了中下层人物,其中有在圣诞之夜丢掉饭碗的电梯工人,有从小城镇带着妻小到纽约另谋出路的夜班司机,有公寓管理员,有孤苦伶仃、没有竞争能力的弱女子,有在生活的激流中搏斗的贫贱夫妻,有富人家里的园丁、女仆。契弗对劳动人民,大约是缺乏了解的缘故,写得不够深,但他们总归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如何受冻挨饿,然而生活的担子毕竟是沉重的。他们饱尝辛酸苦涩的滋味,那酒杯里的冰块,使他们浑身感到冰凉。他们不象契弗所描写的中产阶级那般空虚无聊,失去了心理上的平衡,他们绝不是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在呻吟、呐喊、挣扎,不乏真挚的感情,从这里可以看到契弗对他们温馨的同情。

契弗所描写的城市,街道宽阔,白天充满阳光,入夜灯红酒绿,可是他透过阳光,看到了黑暗、邪恶,他感到失望。

对矛盾重重的美国社会,他觉得难以理解捉摸:在一个号称“繁荣、平等和有成就的世界里——那里连清洁女工都在工余时间练习肖邦的前奏曲——为什么人人还会好象感到失望呢?”在惶惑与感叹之余,他不觉缅怀往昔,沉醉在清晨“雪橇上的铜铃声”里。作者的幻想,还表明

他对世界的前景、人类的前途，隐约怀有一种紧迫感。

(二)

契弗在艺术上不属于创新派，他注意研究前人之所长。霍桑的人物心理分析，梭罗的写景，海明威简洁的文风，菲兹杰拉德的抒情，他都从中吸取营养，师法而不是拙劣的模仿，所以，他的短篇有自己的特色。

人们通常称他为讽刺家。有人认为他并不十分热衷于门肯式的讽刺手法，有人则说他是一个悲天悯人的讽刺家。的确，就气势的磅礴，言语的锋利，他与门肯迥然不同。他寓讽刺于幽默之中。诙谐的语调，淡淡的嘲弄与揶揄，形象化的比喻，这是讽刺家契弗的特点。《苹果里的蛀虫》这个篇名一语就道破了中产阶级内部被蛀蚀而虚有其表的生活，作者末尾却说：“他们生活还会越来越富、越富、越富，生活得幸福又幸福又幸福又幸福。”以反语出之，耐人咀嚼。有的人物滑稽可笑，浮现在读者眼前，好似一幅漫画：“她们身上穿的是旧货店买来的貂皮大衣和垃圾箱中拣出来的世纪初城市风俗画中人物的皮货，脚上穿着鳄鱼皮鞋，戴着金手饰，搽着从瓶底潮出来的法国香水……”对这类“总是欠着两三个月房租、没有多余的钱给小费”，对看门人和收款人还有“那么一股傲慢劲头”的破落户，契弗奉送他们一个雅号叫“某个美好的经济盛夏时节可悲的蝗虫”，这类“蝗虫”的富有虽已成为过去，但是飞呀飞，寻找亲朋故旧，干些开空头支票之类不光采的事。面对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上的繁荣景象，作者未盲目乐观，没有忘怀普通人民的命运：“纽约看来是大大富裕了，好象到处都是钱。惠特莫尔夫妇冬天睡觉要搭上他们的旧大衣来取暖，似乎使他们能分享这个城市的繁荣，只缺那么一点耐心、机智和运气。”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某些弊病，契弗表达他的憎恨、鄙夷，笔调仍然是轻快而幽默。在《杰斯廷娜之死》中，两段长生不老药的电视广告草稿，乍看似乎是满纸荒唐言，读了叫人喷饭，但似乎又难令人一笑了之：

“您脸上是否由于饮酒和纵欲过度而满是皱纹，周身到处红肿，长满斑纹茸毛？…您是不是嗅觉迟钝了…尊夫人是不是越来越像个陌生人？…如有上述情况，请用长生不老药。你要是没有这么多现金，可向邻近的借贷贩子去借，或到当地银行抢劫。”“千万不要因为受辐射过量而失去你的亲人，不要因为你骨头里有镭-90，而在舞会上坐冷板凳。不要当辐射散落物的牺牲品。…你一直在吸进致命的原子灰尘，只有长生不老药才能救你命”。

谈到写景，契弗高雅的风格使他的自然景色极富魅力。他是一位“歌颂阳光的作家④”，初升的太阳，落日的余晖，“洋溢着温暖和生机⑤”夏季云彩奇妙的变化，大海的壮丽，别墅的湖光山色，风暴的乍起，精心修剪过的草坪，充满鲜花的花园，在天上盘旋的鸽子，这一切都富有诗意。契弗落笔简洁，三言两语，就是一幅淡淡的水彩画。自然风光如此绚丽多彩，而人的精神世界又是何等猥琐贫乏，这是多么不协调啊。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在想象中是明朗开阔的郊区，契弗发现了一种离奇、凄凉和讽喻的气氛⑥。”至于情景的交融，自然的境界与人的感情境界如喜怒哀乐密切相关，《游泳者》是一例。一败涂地的奈秋·麦端尔，一会儿人在雨声中，一会儿风声入耳，一会儿看到不胜风力的叶子被风吹到水面，他在仲夏中却大有悲秋之意。而在《平凡的一天》中，契弗借自然景色的变化，把人物带回过去，巧妙地揭示人物内心的奥秘——雷声乍起，阔太太加里森夫人在醉意中不由得在女儿女婿面前吐露了一件往事：雷击毙了某个太太，她和丈夫参加葬礼回家，汽车中途翻车，她被抛出车外，“血流得快要死了”，而将安然无恙的丈夫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奔到汽车行李箱查看他带的一箱子威士

忌酒，“数着酒瓶”子”。不问人先问酒的小故事，从遥远的雷声中引出来，是颇具匠心的。

契弗擅长解剖人物的心理。他常借人物的内心独白、自述来表达其微妙的心理状态，而且发掘得很深。在这方面，《乡下丈夫》堪称是一篇佳作。弗兰西斯险些在飞机上遇难，由于妻子儿女对这件事反应平淡，他一下子陷入思想混乱之中，忽而死命追求一个临时来照看孩子的女中学生，简直到了神不守舍的地步。契弗通过弗兰西斯的回忆与沉思，揭示了他的迷失之感：

“他有什么办法避免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呢？他准是出了毛病。从前他在北方树林子的小溪里钓鲑鱼，回来的时候曾迷过一次路；现在他也有同样的凄凉的感觉，感到不管有多少欢乐、希望、勇气或者毅力，都不能帮助他在苍茫的暮色中找到那条迷失的路。”其他如《马西艾·弗林特的烦恼》、《公寓管理员》、《告诉我他是谁》等篇的心理描写也是很出色的。为妻子的不忠搅得心烦意乱的弗林特，他的愤懑、剪不断的情思、对孩子的留恋，都一一吐露在纸上。公寓管理员柴斯特送走了日益没落的房客，心情沉重，迭迭向自己提一串问题，极力想驱散心头的迷雾。

除了内心独白外，契弗写人物的动作、声音、笑貌，使读者更能窥探到他们的内心世界。《金罐子》中的劳拉，在难耐的期待中得知丈夫垂手可得的一份好差事又告吹的时候，她一会儿把针线盒放在衣柜上，一会儿又去找，一会儿又放在梳妆台上，最后终于把它拿到壁橱里，她的动作看来平凡，然而真切，深沉，把一个善良的女人内心慌乱、失望、痛苦以及自我克制表现得十分细腻。掌握人物内心活动的辩证法，契弗妙在能发挥读者的想象力，如《海洋》中的妻子在瓢泼大雨中浇草地，对丈夫说话比中音高八度，对金鱼微笑。活生生描绘出了家庭关系破裂后，精神一反常态的妇女。《离婚的季节》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契弗的技巧还在于会讲故事。不论故事的叙述是用第一人称的“我”，还是采取作者的全能叙述角度，介入作者的评论也好，客观叙事也好，读者与作者很少有疏远感。《金罐子》中那对夫妇受到命运的捉弄，最终垮在“发财的门坎上”。契弗对他们所倾注的同情，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但契弗那种含而不露、避免动感情、冷静的描绘，也许更有艺术魅力。在《五点四十八分》中，他看透了那个布莱克。布莱克在我们面前招摇而过，这是个没有道德、没有灵魂的卑劣之徒，他乘人之危，诱奸了自己的秘书，次日就解雇了她，害得这姑娘身心受到摧残，贫病交加。姑娘多次求见不得，忍无可忍，有一天在他下班后，持枪伺机把他从火车上挟持到郊外，命令他跪下，出人意外的是姑娘并没有开枪，让他受到一番羞辱和一场虚惊后，就在黑夜里消失了。布莱克在生命受到威胁之际，脑子里想的只是逝去的夏天和自己享乐的情景，毫无翻然悔悟之心。作者不加议论，冷静地解剖着，让他的角色跃然笔墨间。在《平凡的一天》里，契弗极其真实地再现了加里森太太在别墅一天的生活——养尊处优，空虚无聊。在老园丁突然向她爆发了十七年来的怨，老妇人却默默不语。契弗极方控制自己的笔，客观而有分寸。沉默在这里正是这位“高贵”的太太保持自身尊严的武器，而她对下人的冷酷无情，契弗却又毫不加掩饰通过女仆们如怨如诉的谈话予以揭露。

契弗无意于做全能的上帝，把短篇写得一览无余，激发不起读者的想象与思考，读完索然寡味。他的短篇的结局，或使人感到意外，或淡淡著笔，却有无限感怆，或不了了之。《巨型收音机》里，韦斯科特太太得了一台有特异功能的收音机，它把公寓大楼各家的隐私丑闻播送到女主人公耳里，这本已使读者觉得契弗别出心裁，而结局尤妙。韦斯科特太太起初好奇，后来听上了瘾，最后听得对自己的生活丧失了信心。她企图从丈夫口里证实他们的生活与公寓大楼其他各家的不同，他们真正“相爱”、“正派”、“不肮脏”，而一向对妻子充满柔情的丈

夫，突然讲了真话，他象那台收音机一样，直言不讳数落了妻子不正派、不道德的地方，原来这个家庭也不那么光彩干净。女主人公终于默然，收音机平静地播送新闻和天气，故事嘎然而止。《赖森夫妇》的结尾与上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对夫妇生活相安而思想不相通，男的常常半夜里偷偷起来揉面做糕点——这是他小时候由穷苦的母亲所培养出来的习惯；女的常为恶梦所苦，梦见扔下了氢弹，仿佛见到了世界末日。故事的结尾是妻子从思梦中惊醒，当时屋里烟雾迷漫，她以为氢弹爆炸了，结果却发现丈夫熟睡在厨房里，丈夫在睡意朦胧中说烧糊了蛋糕，妻子答道：“如果你想吃什么，原该叫醒我才是。”这个短篇寓严肃的主题于轻松的笔墨之中，以简洁的对话煞尾，末了仍然是各人心事各人知。结尾中，《公寓管理员》里的管理员思绪万千，眼望蓝天，“就象他期待着空气能写出答案似的，可是天空只告诉他寒冬已尽，今天是个长昼的日子，天已经晚了，是该进去的时候了。”这一缕淡淡的哀愁，不禁令人掩卷叹息。《海洋》中的丈夫失却了妻子和独生女的爱，在百般无奈中，“躺在草地上，进入甜美的梦乡”，类似的结局，对契弗的主人公说来，解脱是暂时的，苦恼是永久的。《啊，美梦破碎的城市》中的列车，“越过高山，奔向西岸”，究竟会把梦想破碎的一家三口带向何处呢？在人生的旅途上，小人物命运难卜，作者是无法作出结论的。有的故事似乎跳跃太快，使人难以理解；有的结尾好象是蛇足。要跳出“陷阱”的弗林特，为何急于回头？圣诞节之夜，丢掉饭碗，本是凄苦之事，但电梯司机失职，岂不是罪有应得？人称写得饶有兴味的《杜松子酒引来的伤心事》，小姑娘目睹嗜酒如命的父亲，因为怀疑厨娘等偷酒喝，与她们纠葛不停最后引起一场喧然大波其中除了一个是真正偷了酒外，余均无涉，原来是小家伙每天从瓶里倒掉一些酒，以免父亲喝得过多。作者写到小姑娘觉得是自己闯了祸，于是出逃，本该打住，偏偏是售票员打电话，父亲匆匆赶来，便觉兴味阑珊。

契弗的短篇小说在有限的天地里表现了一定的深度，他的优美简洁的文笔包含着尖锐的批判力量。对他的作品持不同的看法也有一定道理，他的世界确实小了一些，视野狭窄了一些，在一些短篇里，他的人物与读者似曾相识。然而，瑕不掩瑜，他获得了本世纪中叶风俗大师之称。美国评论家山密·柯尔说：“忽视契弗的作品，就如同忽视美国二十世纪后半期许多人的普通生活⑦”。

注释：

① Irwin Shaw Francis J. Bosha; John Cheever——a reference guide P. XIV.

②⑤⑥⑦ 转引自《外国文艺》1982年第5期 第219, 217, 192页。

③④ 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ing, PP. 143—144.